

海外文叢

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

李黎編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

李黎編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

責任編輯：蔡嘉植

裝幀設計：尹文

封面攝影：高志強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海外文叢）

編者：李黎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業發街四號十五樓

版次：一九八三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八七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62-04-0243-X

規格：大三十開（210×137mm）四十二面

©1983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目次

1 前記（李黎）

5 王璇・再見南國

23 水晶・無情遊

46 方方・職業婦女丁美娟

67 白先勇・夜曲

84 伊犁・墮胎

117 李渝・關河蕭索

125 李黎・近鄉

148 東方白・奴才

161 於梨華・雪地上的星星

185 夏雲・西城舊事

199 袁則難・鄭重的晚上

409	354	341	330	323	307	291	274	220	210
叢 甦 · 咱這半輩子	聶 華 苓 · 桑青與桃紅（楔子，第四部）	歐 陽 子 · 考驗	劉 大 任 · 蝶	誠 然 谷 · 舊夢	莊 因 · 夜奔	張 系 國 · 割禮	張 北 海 · 回頭草	陳 若 曦 · 向着太平洋彼岸	馬 森 · 等待來信

前記

李 黎

中國人遠渡大洋僑居西方（主要是美洲）的歷史，如果從較具規模的移民開始計算，至少也有一百多年了。早期的移民幾乎全是勞工或小生意人，直到二十世紀中期，才漸有新移民去的知識分子和有受高等教育機會的第二代華僑，於是才有了華人作家的作品出現。由於語文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所限，華人在當時能以英文寫作而又能被文壇所接受，幾乎是絕無可能的事。即使為迎合通俗好奇的口味寫些渲染歪曲華人的稀奇古怪故事，也只有極少數作者能稍受注意而已。所以當時執筆為文的多半還是用中文寫作，寄回國內發表；內容則不外遊記敘事散文，小說形式可謂鳳毛麟角。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大批的中國留學生負笈海外（尤其是美國），學成後留在原地成家就業作久居之計的人數增多了，逗留的時間長了，對異國的生活感受便不再只是短期遨遊的記錄了；同時隨着人數的增多，其中研究文學或從事與文藝有關工作的人也隨比例增加；從這時候開始，中國（尤其是多數留學生的來處，台灣）的文藝界便出現一羣相當龐大的新創作成員——海外作家，他們把來自國外的文學作品的質和量明顯提高了，於是有了六十年代所謂「留學生文學」。

1
總的來說，反映在六十年代「留學生文學」裏的題材——或者說問題，是比較典型的早期留學生個人的切身問題：學業、工作、戀愛、來自本國和異國的精神和生活壓力、種族歧視……等等。這些，在這本集子裏幾篇年代較早的作品中就可以見到。到了七十年代以後，「留學生文學」的典型性似乎有了改變，無論題材或者精神，都顯示了廣度和深度的擴展。

就廣度來說，七十年代以後的海外文學作品，很多已不再限於以個人自身在異國的悲歡離合爲題材，而將視野推及上一代的歷史、下一代的未來、身處的這個異國社會的現狀與變化，且更關注地推向彼岸——自己來自的地方：台灣、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就深度來說，也是由異國飄零的生活感受層面挖掘下去，思考探索了文化差異、認同、民族主義、歷史等等較深刻的問題。

促成這種發展的原因，歷史的、中國的和世界的都有。從六十年代以後到七十年代開始，西方國家（主要也是那些有多數中國人居留的歐美國家）對中國和中國人有了比較開放容納的社會態度——一部份原因是由於這批以知識分子爲主的華人新移民到這時已取得較受尊重的社會地位（歧視不再是日常表面化的待遇，而成爲看似無形的存在了，這與所在國家的經濟繁榮較能容納異己的原因也有關）；而主要的因素還是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促成海外的中國人進一步審視思索自身、同胞、和來自的祖國。對許多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長大的中國人來說，中國成爲一種自我的重新發現與追尋，而對自己在那裏長大的土地，則面臨一種價值的重估。這樣一種嶄新的思想和情感的經驗，配合了七十年代急速變幻的時局、社會和意識形態，在這樣情況下的海外作家，很難會不感受到這份衝擊而反映在其作品中的。

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海外華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海外移民。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算是沒有大規模戰亂的一個時期，却也是國家斷然分裂的時期。中國人到了海外，勢必深刻感受到作爲分裂國家的國民是怎樣的不便、困擾、與痛苦。「認同」的危機不僅存在於在母體文化與客體文化的對峙中，甚至產生在面對自己分裂的祖國的徬徨中！個人的失根、祖國的紛爭，使得海外的中國人背負着比任何一個其它國家作客異邦的「外國人」更沉重的歷史負荷。因此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便有其先天上的歷史感和時代感——是這樣特殊的歷史與時代成長了這些寫作者，而這些寫作者便將一個真正的作家不可或缺或歷史感與時代感放進他們的作品中去。

一個文學創作者，也該是一個誠實的生活者——真正深入地生活，去感受和體驗。然而同時，他也該是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才能去審視、思考、探究。客居海外的作家在心靈上總是寂寞的，因爲身在異邦當然是個「外人」，而久居國外多年之後回到自己的國家，也一樣被視爲「外人」了。這種似乎注定永遠被當作「外人」的痛苦却並不一定是負面的，因爲這正能促使一個文藝創作者冷靜地「旁觀」他的兩個世界。邊緣人正可以在他無比的孤寂

中洞視兩種文化的差異與交疊，從而檢視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與內心世界。

一九八一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德國三十年代「流放的一代」作家卡內提，因而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承認了放逐的一代之文學成就」。這引起一個有趣的問題：這些海外華人作家，是不是也算「放逐的一代」呢？

一向「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却在異國作了長期的逗留或作了久留的打算與安排——現在的這一批華人，固然不能定義為政治上的放逐，但有很明顯的自我流放的色彩。然而在自我的流放中，分裂的祖國不但沒有被遺忘，反而在異國的迴首中鮮明美麗起來。於是能寫的人提起筆來，用自己的母語寫給母親土地上的人看，不論為的是傾訴、思念、批評，還是迴應。他們本可以去做別的事來改善自己的物質環境的，即使寫學術論文也顯然有「用處」得多。可是他們寫的却是給自己同胞看的文學作品。就是這樣的「局外人」和「邊緣人」，身體的流放並沒有必然地造成心靈的放逐；通過文字，他們呵護着那叢本來即將枯斷了的根。他們每天面對着異國歲月無止境的陌生、適應、競爭與挑戰，在重重的困難與顛沛中，他們生活、思索、寫作；他們記錄下思想、感情、發現、期望，寄給自己的同胞，追求大洋彼岸共同的脈搏與呼吸。所以，只要他們的文字還出現在自己的土地上，他們的根就還連在自己的土地上，雖然他們的枝葉已遙遙地伸展出去，去探索一個新的世界。

海外華人的文學不該是流放文學，而是拓荒者的文學，是伸向空間的枝葉投給大地的消息，是來自遙遠的域外的書柬，是檢視這一個遷徙動盪時代的見證與史歌。

編選這本《海外華人作家小說選》，就是試着通過這二十一篇小說，它們不同的故事和人物，以及這二十一位作家的思想、情感和經歷，來反映出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的一批特殊的中國人——一批似放逐而非放逐的、似局外而非局外的、到了天涯海角也還是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他們所承負的這個時代的一個剖面。為了選取這樣特殊的剖面，這本選集的基本條件就是：作家是業已定居海外（這裏不包括有悠久衆多華人的東南亞國家），而仍以中文寫作且向中文刊物投稿的；作品則是以外國為背景、以海外華人為題材的。這樣的選取，不免造成一些缺失：一是有些水平很高的海外作家，他們却都是以國內為背景題材，而沒有關於國外的小說，因而無從收入他們的作品；另一個遺憾是有些作家的作品，寫國內的比寫國外的多，然而只能選入寫國外的部份。並且，這是短篇小說選，有些作家中、長篇小

說寫得比短篇的好，也只能割愛。還有由於篇幅的限制，肯定遺漏了許多其他好作家的好作品，這亦是一大憾事。

在選取中，題材的分配廣度面是比較被注意到的，以免流於單一的取向。事實上，如前面所提過的，從六十年代以後七十年代開始，作品本身的廣度已有顯著的開展，所以在集子裏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中國人：終老異鄉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他們身上所背負的歷史的傳奇與悲劇、他們對生活的堅強奮鬥或懦弱妥協（《夜曲》中的吳振鐸和呂芳、《關河蕭索》中的寫叔、《回頭草》中的吳博士、《割禮》中的宋大端、《夜奔》中的賈博古）；形形色色的中青年知識分子，有的忠厚謹慎，有的還抱着一份理想，有的善於鑽營進取，有的放蕩無為，有的已步入人生妥協的晚境（如《近鄉》中的夏承之和唐寧、《西城舊事》中的一批學人、《無情遊》裏的一批男男女女、《蝶》裏的雷蒙、魏等等諸類不同的形象）；受到六、七十年代進步思想和民族主義洗禮的青年，他們現實與理想的衝突、覺醒的新生力量，以及妥協的無可奈何（如《關河蕭索》中的「我」、《回頭草》中的談大為、《割禮》中的林友庚、《桑青與桃紅》中的小鄧）；「唐人街」的勞動階層同胞，他們的生活壓力、煩惱、下一代的出路（《墮胎》、《鄭重的晚上》、《等待來信》、《咱這半輩子》都觸及這些問題）；由早年明顯尖銳的種族問題（《考驗》）到後來看似消弭、其實無所不在的客居國的大國心態（《蝶》和《再見南國》都描繪得生動又深刻）；對於婦女問題的探討，早期僅僅是情感與歸宿的問題（《雪地上的星星》），後來發展到作為一個職業女性根本的社會角色問題（《職業婦女丁美娟》）；從前很少觸及的尖銳敏感的政治問題——分裂的中國與分歧的意識形態，《向着太平洋彼岸》毫無顧忌地闡進了這個「禁區」，《奴才》寓言性地剖析了中國人的傳統性格悲劇；《舊夢》以時空的倒錯象徵了人生理想與虛空的循環與重複……幾乎每一篇都是一首不同的遊子悲歌。

遊子的悲歌要唱到幾時呢？我們都期望着有一天，這些歌聲唱成了拓荒者奮發的進行曲、旅人快樂的合唱、以及一顆顆飄颻的種子的心聲——唱出他們是怎樣用得自母體的生命力，在另一塊土地上不屈不撓地抽芽開花的動人故事。這本選集只是一個開始。我們期待更多更好的海外華人作品，更多感人的歌聲。

在編選中，幾位我敬愛的好友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我非常感謝他們。特別謝謝三聯的潘耀明先生耐心的協助。

再見南國

王璇

——

整個晚上似乎都是加藤教授一個人在說話，也許是因為他喝了酒，也許是因為他上星期剛從中國大陸旅行回來，急着向我們報告他的見聞。他說完了上海也有男女大學生同居的事以後，他的話題又一下子轉到四十多年以前他在上海和中國舞女談戀愛的事上去了，加藤教授固然興高采烈，口沫橫飛，可是我們幾個却聽得累死了，吃完了「天津包子」以後，教生物的老杜忽然偷偷地低聲對我說：

「我們五個人，計程車也坐不下，不如先『設計』老加藤回去，反正跟他喝酒也沒什麼意思。」然後，他裝着很累的樣子，伸了伸懶腰，大聲地說：

「怎麼搞的，居然喝醉了，明天一早還有課怎麼辦？老謝，你明天不是也要監考嗎？我看今天就這樣散了吧！」白頭髮的加藤教授正說到日本戰敗，他被遣送回日本時在碼頭等船，那個中國舞女送了一包紀念品給他，打開一看竟然是一綹頭髮的事，他急得拉着老杜的手說：

「不，不，再喝一家，反正三杯也醉，三十杯也同樣還是醉，我話還沒說完呢！」

「您年紀大了，該保重身體，如果您喝酒喝死了，以後誰唱梁山伯祝英台給我們下酒？我看還是散了好，您是大前輩，讓我們送您上車吧！」老杜半開玩笑地說。

我們把加藤教授推送上車以後，大家相視而笑，我和老杜都有過好多次和加藤教授喝酒的經驗，他一喝了酒，話就沒完，更苦的是他每次要強迫我們聽他的「越劇」。

「去哪裏？」吉野問，他教法文，我們幾個人當中以他酒量最大，可是也最清醒，每次送我們回去的總是他。

「哪裏都好，吉野做事，我們可以放心，你們先等我一下，我要先「解放」了。」老杜說着，就真的站到牆邊小便去了。

「警察來了！」這學期剛入學的留學生寧杞有意地嚇唬老杜說，寧杞是個一百八十多公分的大塊頭，臉上有條疤，他自己說是在嘉義被不良少年砍的，他很有女孩子緣，來我們學校還不到一個學期，就有日本女孩子說要嫁給他了，因為他是立法委員的兒子，所以他常開玩笑地稱自己是「貴族階級」。

「別緊張，這裏不是台北，在日本我們的警察是不會干涉國民的小便自由的，」老杜一邊拉着褲子的拉鍊，一邊接着說：

「啊！忽然很懷念台北的林森北路了，好！決定了，我們就去「南國」，那裏有你們的同胞陪酒，很像台北呢！」老杜是我們學校的生物教授，他叫渡邊健兒，他自稱姓杜，是因為他曾經在師範大學華語中心唸了兩三年中文，他能說很流利的中文，他自己說這是他在林森北路一帶喝酒鬼混的成績，後來他又以交換教授的名義在台北一家學院教過一年書，寧杞就是那個時候他在台北教過的學生。

在計程車上，寧杞忽然問老杜說：

「杜老師，你在台北住了幾年？」

「三年，不，加起來一共是四年吧！」

「你覺得台灣好不好？」

「沒什麼好不好，有好，有不好。」

「在我們學校教書呢？」

「如同嚼蠟，日本的大學也差不多，反正學生是混，老師也是混，都一樣，不信你問老謝就知道了。」

「是這樣嗎？」寧杞轉過頭問我。

「八九不離十吧！」我說。

「可是你們不是『海外學人』嗎？」

「『學人』是什麼意思？」吉野問，他正在跟我學中文，說什麼爲了要研究中國古代數學。

「學人是說『學做人』的意思。」我對他說。

「『學做人』，不明白！」

「唉呀！就是多生幾個孩子的意思啦！對不對？」老杜有意拿吉野開心地說。

「哦！明白，明白。」吉野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點着頭明白起來了。

車子經過「和平公園」的時候，吉野指着公園中一個被電燈照得閃亮的圓形的教堂式的遺迹對我們說：

「原子彈就是在那地方丟下來的，我的家就在那後面，爸爸和妹妹統統死於原爆，我因爲媽媽剛好帶我去了京都的外婆家，所以留了下來，喂！渡邊，你那時在哪裏？」

「在蒙古。」

「胡說！」

「在蒙古是騙你的，那時我在天津倒是真的，要不要我告訴你真話？」

「當然要！」

「好！我告訴你，剛才老加藤不是一直在吹他和中國女人的戀愛史嗎？你知道我爲什麼急着把那老傢伙趕回去嗎？因爲我聽得煩死了，老實告訴你們，真正和中國女人談戀愛的是我爸爸，我就是最好的證明，我是戰爭的遺產。」

「怎麼說？」吉野好像對老杜的身世充滿了興趣。

「你又不『明白』了是不是？其實很簡單，我爸爸愛了一個中國女人，和她生了一個私生子，就是我，終戰的時候我四歲，我爸爸把我帶回日本交給了我現在的媽媽，我就是在我的日本媽媽口口聲聲的『支那清國奴』的罵聲中長大的，你『明白』了嗎？」老杜的聲音提高了許多，顯然是有些激動的樣子。

「對不起，渡邊，我真的沒想到。」吉野好像有些抱歉似地說。

「也沒什麼好對不起的，私生子有什麼不好？不是說私生子都比較聰明嗎？難道我渡邊健兒教授不聰明？只是我一聽到戰爭就有些不舒服的感覺罷了，其實這些個人的事，我也從來沒對人說過。」

我好像一下子懂了老杜好多事，比如他到師大去讀中文，他一個人住學校的宿舍而不回家裏住，以及他對此地留學生們的特別照顧等等之類的事。

「老杜，你的中國媽媽呢？」我問。

「不知道，也許還在天津，也許真的已經回蒙古去了，她是蒙古貴族，一個什麼王的女兒。」

「那你爸爸呢？」

「做了三十多年的市役所的職員，去年退休了，上星期他跟着訪問團去了中國大陸。」

「他會找到你媽媽嗎？」

「誰知道會不會？只是他自己相信他死前定能夠再見到我媽媽的，我很小的時候每次他帶我在海邊散步的時候他就這麼說，已經說了三十多年了，現在終於去了。」

「喂喂！司機先生，已經開過頭了，對不起，就在這裏靠邊停好了。」吉野慌慌張張地付了車錢，我們下了車。

流川，霓虹燈閃爍，酒店門口的紙燈籠飄在風裏，一如台北林森北路的那些巷子。

二

閣下不必乘飛機遠赴台灣，同樣可以享受號稱「男性天國」台灣的南國之夜，本店擁有十數名台灣美人，熱情招待，服務「滿點」，有閣下意想不到的浪漫氣氛與異國情調，本店就是閣下近在眼前的天國，歡迎光臨指教。

店主敬白

南國酒店的大門前依然是這張大白布上漆着血紅大字的廣告，站在門口的還是上星期看到的兩個人，男的戴着瓜皮小帽穿着長袍，嘴上還貼着兩道彎彎的八字鬚，就像日本電視上常見的要寶的魔術師，女的也還是那件開叉幾乎開到

腰的大紅旗袍，兩個又滑稽又討厭的人一左一右地站在門口招徠客人。

店裏的昏暗、吵雜、嘻笑、烟霧……一切都和上星期一樣，唯一不同的也許是我的女同胞們換了制服，其實也還是那種開叉開得幾乎到腰的旗袍，只不過是紅的換成了銀白色的罷了。

一個女同胞正拿着麥克風在用五音不全的日文唱着一支已經老掉了牙的日本歌《明治一代女》。

「歡迎歡迎，今天這是第幾家啊？」細聲細氣而且細縫着眼睛的白胖店長像招呼老朋友的样子對我們笑着走過來，每當他笑的時候，都好像閉着眼睛似地。

「上星期來過以後再沒喝酒，今天是頭一次！」老杜說。

「別騙人啦！教授先生！難道您是患了腦溢血？不然臉怎麼那麼紅？來，我幫您擦擦。」胖店長說着，就拿起熱毛巾要為老杜擦臉，老杜一面往我這邊歪身子，一面用手擋住自己的臉說：

「少來這一套，我可不是你們『薔薇族』（同性戀的男人），要擦臉就趕快叫秋萍來為我擦，不止擦臉，擦哪裏都可以。」

「阿拉，怎麼幾天不見就這般『無情』了呢！秋萍回台灣了，等一下我給各位介紹一位新來的美人，比秋萍還漂亮呢！就是剛來，還不大習慣，而且不會日文也怪麻煩的，各位可多多指教才好！」店長點燃了手中的打火機，舉了舉手，立刻就有穿將軍服的僕役連聲「嗨！嗨！」地走到這邊來。

「去叫七番的來，還有拿渡邊教授的酒，吉野教授的威士忌是double，不要加冰，謝教授不吃『氣死』（cheese），看有沒有炸雞塊，嘿！記住了沒有？一定要記住每位客人喝酒的習慣，知道嗎？」

將軍服「嗨！嗨！」地鞠躬走了，唱歌的又換了另一位我的同胞，在扭腰擺臀地唱一支國語歌，歌詞聽不大懂，有喝醉了的日本人吹口哨，發怪聲，他們也似乎根本不管她唱些什麼，只注意她旗袍開叉的地方。胖店長眯着細眼瞅着寧杞瞧了一回子說：

「阿拉！這位英俊的青年可是初次見面，您是新來的留學生吧？日本怎麼樣？還習慣嗎？」

「日本女人很好。」寧杞好像故意裝做很認真的樣子說。

「阿拉！要死啦！怎麼一開口就是女人呢？您可得小心喲！別被你的老師們給帶壞了，他們呀！別看他們在學校裏道貌岸然的教授樣子，其實一來到這裏可真『黃』到了家呢！尤其這位吉野教授，整天不說一句話，喝酒又比誰都兇，就不知道辦起事來是不是也和喝酒一樣兇？」

「你和他辦一次不就知道了？」應該說話的吉野什麼也沒說，說話的却是老杜。

「阿拉！要辦也要和這位英俊青年辦才有情調，而且正如本店所標榜的是浪漫氣氛、異國情調，嚶！小哥，您說是不是？」店長說着已經把手搭在寧杞的肩上了，寧杞看着我，好像還聽不大懂店長一語雙關的日本話。

「那你何不和寧君試試？」說話的還是老杜。

「阿拉！他這麼個大塊頭，就怕我受不了呀！啊！酒來了，各位慢慢喝，不打擾了。」店長說着就站了起來，臨走又拍了拍寧杞的肩膀說：「阿拉小哥，跟您開玩笑的，可別介意喲，這種地方要不說說笑笑誰也呆不下去的，您頭次來，多喝幾杯，今天您的帳我簽，可別喝醉了就是了。」

店長走了以後，我們才發現一個女孩早已經站在我們的桌邊，不很高，短短的頭髮，因為瘦所以眼睛顯得特別大，是一個很清秀的女孩。

「請坐！」老杜和我幾乎是同時說出了同樣的一句話。

「謝謝，我叫駱霜，請多指教。」她說着很破的日文，可是聲音很好聽，坐下來以後她開始為我們的杯子加酒。

「什麼？妳叫什麼？」老杜問。

「駱霜，駱駝的駱，冬天下霜的霜。」說着，她用筆在一張紙上寫了「駱霜」兩個字遞給了老杜。

「駱霜，好奇怪的名字，台灣人好像姓駱的很少，妳是外省人吧？」老杜好像又犯了他研究中國話的老毛病，但又好像不是，他似乎對這個大眼的瘦女孩有些興趣的樣子，因為他一反平常嬉皮笑臉的樣子而顯得認真地問她。

「不是外省人，是山地人，您知道『高砂族』嗎？我就是。」

「山地同胞？那妳和我們謝樣是真正的同胞了，老謝，請用你們的語言交談吧！」然後老杜又好像自言自語似地說：「駱駝的駱，冬天下霜的霜。」

「哦？謝先生也是？您哪裏？」駱霜爲我點了烟問我說。

「其實我只是半個，媽媽是花蓮阿美族，爸爸是平地，妳呢？」

「我是泰雅族，原來住在新竹尖石鄉，四年以前搬到梨山去了，我媽媽在那邊種梨。」

「妳老爸呢？」寧杞忽然也像很有興趣似地插嘴問駱霜。

「死了，要是我父親不死，我大概也不會來這裏了，對不起，我可以吸烟嗎？」寧杞把自己嘴上的烟拿了給她，然後自己又點了一根說：

「來日本多久了？」

「我們是觀光簽證來日本的，兩個月，可以延期一次，一共四個月，我不要再延期了，下個月底到期我就要回去了。」

「爲什麼？許多人不是死也要往外國擠嗎？爲什麼妳擠出來又急着回去？」寧杞說話總是那麼直接了當，而且很少爲對方留面子，有時候他好像對什麼事都吊兒郎當，很不在乎的樣子，可是有時候他又好像很不快樂的樣子，經常會悶聲不響地呆呆地望着什麼出神，兩眼顯得空洞而憂鬱，據說有個女孩子就是因爲他「很不快樂」，而愛過他的。

他離開台灣已經四年了，他自己說當時出國一方面是他父親一定要他在外國成家立業，另一方面是台灣使他覺得「悶得要死」，所以他就出國了。他去過許多國家，最後在美國拿了個碩士，又因爲喝了酒和美國人打架而被趕出境，所以才到日本來的，他唸畜牧，最大的夢是移民到澳洲去找塊地開個牧場。

駱霜一面爲我們加酒，一面看着寧杞說：

「有人想出來，有人想回去，都是看人而異啦！哦，您問我爲什麼急着回去是不是？原因很簡單的，在這裏我受不了，原先我是在華欣飯店唱歌的，他們這邊的店長到台灣找歌星，說是出國演唱，可是來了以後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而且待遇和在台灣所談的也完全不一樣。」

「爲什麼不找他們理論？」寧杞問。

「找過了，他說他如數地付了錢，我沒有拿到是中間旅行社的介紹人吃掉了，他還說唱歌哪有那麼多錢好賺，要賺錢就得像他店裏的別的歌星一樣做兼差，他說他可以介紹可靠的客人。」

「兼差？你是說陪客人睡覺？」寧杞好像是一點也不放鬆。

「何必說的這麼難聽？反正你知道就好了！」

「那你爲什麼不？台北不是有很多女人這樣賺錢的嗎？」

駱霜緊皺了一下眉頭，好像有點生氣，但又不好發作似地，也許是燈光昏暗的關係，我老覺得她注視寧杞的時候她的眼睛特別地閃亮，過了一會，她說：

「大概跟你所說的出國是一樣的吧！有人做，有人不做，也還是看個人啦！你以爲兼差的錢好賺是不是？上星期我的店裏才被警察抓走了兩個。」

「妳是怕，所以不敢『兼差』對不對？」寧杞故意強調兼差兩個字，我真搞不懂他是關心她或是奚落她？駱霜似乎沒有因爲寧杞的話而生氣，她仰起頭，吐了兩個圓圓的烟圈，然後看着烟圈擴大，消散，她很淒迷地笑了笑說：

「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好了，噫，也許是吧！」

鄰桌傳來了老杜的笑聲，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他到鄰桌去的，那邊的客人裏有一位我也認識，是學校裏學生課管留學生的中野，我聽到他們叫老杜「貓博士」，我知道老杜一定又在吹他的生物實驗了，研究所的學生們也都在背地裏叫老杜貓博士的，據說是因爲一次他帶學生做實驗，找了好幾隻貓來，然後叫學生們用威士忌酒灌貓以觀察貓對酒精的反應，結論好像是貓對酒精的反應和人差不多，也會喝醉了以後顯得很亢奮之類的，從那時候起他們就叫老杜是貓博士了。吉野還是一聲不響地喝不加冰塊的酒，臉也不紅，似乎完全清醒。

胖店長又轉到我們這邊來了，拍了拍寧杞的肩膀說：

「她平常陪客人喝酒活像個啞巴，可是和你們倒是有說有笑的，畢竟還是同胞的緣故吧？對不起，我來掃你們的興，該她唱歌了，來，我來陪你們喝一杯。」

老杜大概是因爲看到了胖店長，所以也回到這邊來，他的腳步已經站不穩了，臉紅得像隻煮熟過的螃蟹，他一坐下就拿手裏的一杯「白馬」往桌上一放，說是鄰座學生課的中野君孝敬他的，並且說中野曾經上過他的課，本來是不及格的，因爲上課「態度良好」，所以老杜破例給了他一個C等才能畢業的。